

資料來源：遠見雜誌/476 期

起點與終點，都是自己的房間：專訪演員許瑋甯

文 / 郝妮爾

啟程：從家族的大房間出發

許瑋甯出身自大家庭，聊到家人，她的眼神就會變得非常澄澈明亮，不把暗處藏起，也不諱言她的愛。她說：「我常覺得所謂的家，不是不吵架。我們家人該吵的、該打的架都沒有少過，可是那些情緒最終還是會讓我們反過來擁抱彼此。」

她喜歡這個家。太喜歡了。喜歡到覺得沒有自己的房間也沒關係。

她說：「我好像沒有特別想過要有自己的房間，小時候跟阿姨、外婆睡一間……那種感覺很棒，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跟大家睡一起，睡前好像可以天長地久地聊下去，大家笑得亂七八糟，不知道最後怎麼睡著的。」

大概是因為心很舒服，所以從不覺得需要劃出一條線來守著什麼。

雖然如此，許瑋甯說，母親當時還是堅持要給她一間房。「我阿姨嫁出去以後，媽媽就找木匠過來，在阿姨的房間設計一套專屬的書桌書櫃，我記得，媽媽那時候說過：『我就是希望女兒有一個專屬自己的房間、自己的書桌』。當時我大概三年級吧？其實無法理解為什麼媽媽要這麼執著，真的是要長大以後才慢慢懂得……她想要我知道，我可以有一個空間，那裡所有的一切都是屬於我，我不需要去將就，也不必妥協，這就是我的。」

「我的」，這兩個字說得很輕。不像是要證明什麼，比較像是一種「知曉」，「原來母親想要讓我明白這件事啊」的那種坦然。

雖然說，她笑著回憶，擁有自己的房間以後，外婆還是經常進去裡頭翻她的抽屜，「大家族就是這樣，大家進進出出的，我們也不會鎖門啊。不過那時候，我的確是有一個那樣的空間，裡頭擺放的東西由我自由決定。」

仔細想想，許瑋甯說真的是要等到離開家，甚至成為演員以後，才開始思考另一種自由的樣態——不同於家人自然畫出的分際線，演藝生活更多時候像是彼此緊閉的房門，初入此地，或許連門都不知道該怎麼敲才對。

曾經做過錯誤的決定

「剛開始做演員的時候，我經常做錯決定。」許瑋甯說。

她指的不是對於角色詮釋上的錯誤，「投身進一個角色的時候，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，不過在這個作品跟下個作品間的斷層，常常會讓我沒有安全感。」

許瑋甯解釋，自己的工作習慣，是一次只為一個作品負責，「所以，有些演員可能在拍這個戲的時後，就確定下一部的時間，可是我一直以來都比較難這麼做，常常拍完一個作品以後，還不知道接下來要去哪裡，不知道下一部要等多久？」她形容，那種沒有方向

的感受會不斷迫使自己偏離軌道，做出一些非其本性的事情。

「人家說演員都是一種很被動的選擇，那時候我就想，好，那麼我要如何主動？」她回憶，自己有段時間會反省是不是太少與人交際，應該得加入每一個圈子、把自己的臉放進不同的場合中，想辦法主動開啟各種聊天話題——可是，這真的讓她非常不自在。許瑋甯說，她是那種隔天知道要和某人碰面，「我今天會先在家做功課，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跟人家聊？」就是緊張到這種程度，以至於不管談什麼，好像氛圍都會變得奇奇怪怪。

很後來才發現，那些看似叛逆奪回自主權的行動，那些努力發聲想找到位置的考量，還不如安坐在舒適的那個角落。

這個世代的人們經常以 I 人、E 人來分類自我，不過許瑋甯說，她認為也許沒有真正的 I 或者 E，而是有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聊天團體。

「在群體中，我通常是不說話的那個人。」她說。

不說話，是因為她太享受整個房間每個人說出來的話。她喜歡看家人朋友來往交換的談天內容，「看大家吵吵鬧鬧的狀態，我覺得很安全，很舒服。一直以來好像都是這樣，就像小時候我不真的追求要有自己的房間，我也不覺得一定要隔出一個私領域才是放鬆的。可能是因為，我心裡面一直有個很安靜的角落，窩在那裡的時候，我完全享受每個人聊天的內容和狀態。」

明白此理以後，她越活越輕，如小鳥那種輕盈而非羽毛。

不僅是從日常生活上，我們從影視上也能看見許瑋甯逐步的輕巧姿態。其中最顯著的改變，或可從《不夠善良的我們》開始說起。

流動的角色，不再遷就鏡頭

《不夠善良的我們》應是許瑋甯於內於外，都找到舒適平衡的一個轉捩點。

「其實我覺得，演員的表現跟市場需求、大眾品味很有關係。」許瑋甯說。過去台灣偶像劇盛行的年代，網友喜歡批評演員刻版化的演出方式，「可是那種用力，在當時的環境中是被接受、甚至需要的。」

偶像劇標誌的是一個童話式的泡泡色彩，隨著時代變遷，寫實的故事、更細膩刻畫人心的作品推陳出新，「越寫實的東西，就越需要不著痕跡地靠近，帶入共情，像是把角色融進日常。而這樣的功夫，需要演員對於整體環境的自覺，才能夠逐步去調整。」

同時，許瑋甯也分享，「不帶痕跡地靠近」並非靠一己之力完成的，更多時候是整個團隊齊心合力的結果。以《不夠善良的我們》談起，她分享編導徐譽庭的導演方式，是讓角色先知道怎麼生活，接著才走入鏡頭。

「以前拍戲，常常為了要趕時間，所以鏡頭架好以後，我們被規定只能在這個範圍中動作，甚至不需要流動，只要該有的動作台詞給到就好了。不過，像是譽庭這樣的導演，在乎流動，在乎細節，我們能夠有的選擇就更多了。」許瑋甯說，她經常在喊 action 之

前，就已經以 Rebecca 的模樣在工作、處理事情，等到開拍以後再自然地走進鏡頭裡。

「導演如果沒有喊卡，那就繼續做。這樣的狀態讓角色更像生活，且一氣呵成，每一顆鏡頭也不再只是遷就。」

——不需要去將就，也不必妥協。這不就是當初母親堅決要給她自己獨立一間房的意念嗎？此刻竟也翩然抵達。

追根究底，生命中許多不期而遇，或許都還是能推導向最初前來的地方。

有趣的是，一個真正擁有自己房間的人會明白，你在這個世界能夠遠行的軌跡，遠比你想像得還要遼闊。所以，接著談論的，是許瑋甯與她旅行的風景。

獨旅，全心全意照顧自己

許瑋甯不只是喜歡獨旅，她是「需要」。

在群體中，她習慣將自己安放在一個小角落，雖然那也的確自在舒適，不過獨旅能真正教會她怎麼全心全意照顧自己。她解釋：「我這個人就是這樣，跟家人朋友出去玩，大家想要做什麼我都配合，只要所有人都吃得飽睡得好，想去的點都看到了，我就也會覺得很快樂。可是獨旅不這麼回事，需要照顧的只有自己一人，今天走出去想要買杯咖啡、就肆無忌憚地散步，臨時看到一間美術館就繞進去逛，逛得再久都無所謂，我全然享受跟自己獨處的時候。」

這幾年，許瑋甯的獨旅經驗可以譜出一長串的版圖，每趟旅行基本上沒有目的，真正享受把自己丟在未知領域的過程。

「某一年去蘇格蘭高地，六、七天跟團走訪不同的地方，在那裡所有人都是成雙成對的，只有我自己一個人。你說會覺得孤單嗎？好像也還好，而且，在那趟旅行後，我跟導遊成為非常好的朋友。後來我就覺得，永遠不要輕易覺得自己孤單寂寞，也不要覺得孤單會奪走你什麼，人經常都是在孤單的時候得到自己所沒有的。」許瑋甯說。

獨旅過程中，她密集地閱讀、寫作、走路，更清晰地聽見自己的渴望，當然，也允許意外的發生。

是的，意外。許瑋甯談起多年前去巴黎的一次旅行。

「那時候，我大概是準備邁向三十歲左右的階段，生活中有很多改變，雖然很喜歡演戲，不過還不確定要怎麼和表演這種事情長久地相處下去。大概就是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很認真地思考如何讓自己像是一個演員一樣活著，而不是一個明星。」她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像是無頭蒼蠅，亂飛亂撞，其中一個被她撞上去的點，就是巴黎。

「其實那次經驗滿不可思議的。」許瑋甯說，她在巴黎的旅程最後幾天，生了一場大病。

「最後一週，我不知道是感冒了還是怎麼樣？連續好幾天高燒不退。過程中，透過朋友去找當地的華人區看醫生，不過也不見好轉。我記得房間裡的浴室離我非常近，可是我

病到連下床盥洗的力氣都沒有，想要提早回台灣也沒有班機，燒燒退退整整一週，一度覺得我會不會回不了家……」

當時身邊沒有任何人陪伴，許瑋甯一個人面對身體的病痛。照理來說，應該要是一次慘烈的旅行經驗，但怪的是，如今回想起來，她只是用「奇幻」來形容，甚至真正留在心底的，也不是病痛之苦，而是一種從容的呼吸感。

「也不是說透過那場病我真正改變了什麼，只是覺得，一個人能夠做的事情很多，了解徹底順著感知而非理性的感覺是什麼，照著想去的路線移動，不舒服的時候就好好躺著休息，一切都是身體告訴你，腦子完全放空。」

所以，她才這麼喜歡一個人旅行。同時，也喜歡全然放空自我的旅行以後，能夠安然回到自己的家，屬於她的房間。

終點：自己的房間

大家族出身的孩子喜歡熱鬧，卻不代表不能享受平靜。從演員工作、旅行地圖中回返自己的家，如今的房間當然不再是從前那個吵吵嚷嚷，動輒好幾個人擠一間房的狀態。

會不會偶爾覺得寂寞呢？

許瑋甯搖搖頭，她說：「即便自己獨立出來了，我感覺我的家人還是時常填滿我的住處。以前常常有個經驗是，我出去工作，結束回來就會看到弟弟妹妹留的紙條，有次房間還被放了小花跟氣球，他們說好久沒有看到我了。媽媽有時候會在冰箱準備一些吃的。我的家人經常用這種方式讓我知道，我沒有真的離開過我的家。」

因為有那個家，她可以一再地出航，成為自由的冒險者。持續擴大生命版圖，與更多的角色接軌，感受她們的呼吸，感受愛與痛的共振；也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買張機票、前往未曾想像過的風景，在期間專注地擁抱自我。

而在這以後，許瑋甯知道，她終究會回到她的房間。床頭擺著幾本還沒有看完的書，抽屜有她從小到大寫過的日記，不必遷就任何人也不必委屈自己的——她自己的房間。

小叮嚀



閱讀完晨讀文章後記得將心得感想書寫在閱讀護照上喔！

歡迎同學一起集點換獎品😊

閱讀護照點數這裡查詢~

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→圖書館→晨光閱讀→閱讀護照認證系統